

# 《净土决疑论》讲记 (十四)

释印光造论 释传印讲记

## ③释“有禅无净土”

【论文】“有禅无净土，十人九蹉路，阴境若现前，瞥尔随他去”者：其人虽彻悟禅宗，明心见性，而见思烦恼，不易断除。直须历缘锻炼，令其净尽无余，则分段生死，方可出离。一毫未断者，姑勿论，即一毫未能净尽，六道轮回依旧难逃。生死海深，菩提路远。尚未归家，即便命终。大悟之人，十人之中，九人如是。故曰“十人九蹉路”。蹉者，蹉跎。即俗所谓耽搁也。阴境者，中阴身境。即临命终时，现生及历劫，善恶业力所现之境。此境一现，眨眼之间，随其最猛烈之善恶业力，便去受生于善恶道中，一毫不能自作主宰。如人负债，强者先牵；心绪多端，重处偏坠。五祖戒再为东坡，草堂清复作鲁公，此犹其上焉者。故曰“阴境若现前，瞥尔随他去”也。“阴”，音义与荫同，盖覆也。谓由此业力，盖覆真性，不能显现也。“瞥”音撇，眨眼也。有以“蹉”为“错”，以“阴境”为“五阴魔境”者，总因不识“禅”及“有”字，故致有此胡说巴道也。岂有大彻大悟者，十有九人走错路头，即随“五阴魔境”而去，著魔发狂耶？夫著魔发狂，乃不知教理，不明自心，盲修瞎练之增上慢种耳！何不识好歹以加于大彻大悟之人乎？所关甚大，不可不辨。

永明延寿禅师《禅净四料简》第三联“有禅无净土”。有禅，即参禅工夫到家，已经大彻大悟、明

心见性了。但是，这位禅师“无净土”，没有起信、发愿求生西方净土的意思。“十人九蹉路”要紧连下句来理解，即当“阴境若现前”之际，十人中有九人——言其绝大多数，由于难敌惑业而作不了主宰，蹉跎于生死关头，耽搁下来，依旧溺沦于生死苦海。

“见思烦恼，不易断除”，这是吾人学佛修行必须明确的关键问题。见思烦恼，即见思惑，如何不易断除？如何才能断除？对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以及其利害关系，不明确、不清楚，以致如何修持的路头搞不清，辜负自己发心学佛一场。论主印光法师在本论“正宗分”中，“一般法门仗自力，断惑甚难”一节文中说：

又以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。纵令宿根深厚，彻悟自心，倘见思二惑，稍有未尽，则生死轮回，依旧莫出。况既受胎阴，触境生者，由觉至觉者少，从迷入迷者多。上根犹然如是，中下又何可待言！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，况思惑乎！了生脱死，岂易言哉！（《法音》2010年第6期第45页）

见惑与思惑，合称见思惑，与尘沙、无明，共称三惑。三惑造成二种生死，职此之故，众生不得成佛。二种生死，名分段生死和变易生死。如《大宝积经》一百十九卷云：

有二种死。何等为二？一者分段；二者变易。

分段死者,谓相续有情。变易死者,谓阿罗汉及辟支佛、自在菩萨,随意生身,乃至菩提。(《大宝积经·胜鬘夫人会》;《大正藏》第11卷675页中)

“相续有情”即因为惑、业、苦三者相续不断,沉沦于三界(欲、色、无色)生死苦海中的凡夫众生。如《楞严经》卷三曰:“生死死生,生生死死,如旋火轮,未有休息。”(《大正藏》第19卷117页中)变易生死为超脱三界的贤圣(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自在菩萨)于进修无上菩提(佛果)过程中的所历诸阶位。总之,因见思惑成分段生死,因尘沙、无明惑成变易生死。如果说,变易生死是从觉悟走向愈益觉悟乃至究竟觉悟而成佛的“生死”的话,那么,分段生死则是从迷入迷,于三界六道“生死死生,生生死死,如旋火轮,未有休息”的生死。因此,对于你我和一切学佛的人来说,如何摆脱、冲破“分段生死”这一关口,是为切要中最为切要、关键中第一关键。正因为具有这样的严重的利害关系,所以,不言而喻,这是你我和一切学佛人的当务之急。无论何宗何派,凡学佛者皆应如是。如梦东(彻悟)禅师云:“真为生死,发菩提心,是学道通途。”正是这个意思!

按通途常规的教义教理,即完全仗自力的了脱分段生死的方法,在前面正宗分:“一般法门仗自力,断惑甚难”中,已作简略说明。若欲详知,自可研阅世亲菩萨《阿毗达摩俱舍论》、高丽谛观大师《天台四教仪》等。仗自力断见惑证得声闻四果的初果须陀洹果,尚须天上人间往返受生死七次以断欲界的思惑,然后上生无色界上边的“五那含天”以断除色界、无色界的思惑,然后证四果阿罗汉,方得告别三界,了脱分段生死。佛陀也鉴于这不是一般中下根机的人所能办到,因此,以彻底悲心,别开一线生路,说此净土法门——仰仗佛力,但凭信愿念佛一心不乱,便得往生;一得往生,便超三界的分段生死而优入圣域,更不退转。由于净土法

门,事出非常,功高格外,所以相对于一般仗自力的通途法门来说,被称为特别法门;也正是由于如此,往往不是被人们所轻忽,便是被认为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,释迦世尊于经中(《佛说阿弥陀经》)再三地说,这是“难信之法”。

仗自力了脱分段生死者,被称为是“竖出三界”;仗佛力往生西方者,被称为是“横超三界”。纵览古今西天东土,颇多高提祖印、为人天眼目的大祖师、大禅师、大善知识,洞悉断除见思惑之不易、出离分段生死之甚难,以故绍隆如来金口宣说的净土诸经,作论著疏,普劝世人,求生净土。其自身则禅净圆通,而为“有禅有净土”的出格高人。至于一概禅师兼修净土者,概亦不乏其人。不过,由于种种因缘关系,仍有不知不明不信受者,以致失此“横超三界”之大利,殊堪痛惜!

论文“阴境若现前,瞥尔随他去”者:是说临终时的情形。如论文所说:“阴境者,中阴身境。”前引经(《楞严经》卷三)言,众生“生死相续,如旋火轮”,亦称曰“四有轮转。”“有”,如常所言“四生九有”,“三界二十五有”,三界亦称“三有”。有,即有漏、有烦恼、有生死、有因有果的意思。四有者:生有、本有、死有、中有(《俱舍论》卷九)。生有者:六道众生受生的一刹那间。如《大乘义章》云:“报分始起,名为生有”(隋·净影寺慧远著《大乘义章》二十卷,《大正藏》第44卷618页下)。死有者:六道众生临死时一刹那间。《大乘义章》云:“命终报谢,名为死有”。本有者:从生后至死前,寿命有异,长短不定。《大乘义章》云:“生后死前,名为本有,对死(有)及中(有),故说为本(有)”。中有者:经“死有”的一刹那间,便入中有。中有,即中阴身。《大乘义章》云:“两身之间,所受阴形,名为中有”。两身,即前世身与后世身;即死后至下一生受生之前的这一阶段。今据《大乘义章》卷八,介绍中阴身的有关问题。

1、中阴身的“有无”：依大乘经论说，有无不定，上善者或重（zhòng）恶者（如五逆等）趣报疾速，则无中阴；余业（平生善恶不显著者）则有中阴。

2、中阴身的“生分”：胎卵湿化四生，皆有中阴；所有中阴，皆是化生。

3、中阴身的“形类”：中阴身的形态，依其前生之业，将往何道投生，中阴身便现该道形态。若欲生天道，则仿佛似天人；乃至将堕落地狱的中阴，仿佛地狱形类。

4、中阴身的“形量大小”：若是将欲投生人道的中阴身，其身形有如“有知小儿”（大约相当于四五岁孩童的大小），趣生天道的中阴，比天人身量小。投生余道的中阴，皆比该道众生的身量小。

5、中阴身的“形色”：如《地持经》卷八说，中阴身的颜色，有好（善）、恶两类。好色中，又有极好（大善）色和微好（善）色的分别。恶色中有极恶色和恶色的分别。极好（大善）色的中阴身，如明月光；微好（善）色的中阴身，如“波罗捺”衣。极恶色的中阴身，如夜黑暗；微恶色者如黑羊毛光。

6、中阴身的“趣向差别”：要堕地狱的中阴身，堕时足朝上头朝下，直趣地狱；至地狱中受报之时，形如人立。中阴上生天道时，如箭射孔。中阴投生余道则倚行（用行走的方式）。

7、中阴身的“相见不同”：一般说来，是上能见下，下不能见上。如地狱中阴，相互但见地狱中阴，不见余者；畜生中阴，能见畜生、地狱中阴，不见余者；乃至天道中阴，能见下五道一切中阴。

8、中阴身的“所食不同”：欲界中阴，具足四食（段食、触食、思食、识食），此中段食但食人间食物的香气。天道中阴，无此段食，但有识触、意

思食等。

9、中阴身的“衣服有无”：诸天中阴，一向有衣。人道中阴，则不一定；有福德者、有惭愧者中阴有衣，余者则无衣。

10、中阴身存在的“时分”长短：教中人有三种说法。一说：极短一念，极长七日，若过七日不得生处，则前中阴灭已更受一中阴。二说：中阴极长七七四十九天，必得投生处所。三说：中阴身寿命长短不定，乃至下一生处的父母未和合来，常在不灭。《大乘义章》的著者净影寺慧远法师认为，此三说中，第三说（长短不定）为善。

11、中阴身的“阴质”：中阴身形，色极精微，无有余缘，能坏其根。即是说，中阴身是人间人类看不见的极其精微的色质，即俗所谓的神识生命，所以是不可摧坏的（世人被他杀或自杀，不过是肉体被摧坏而已，神识生命则是永在的）。如是中阴身具有六根（眼耳鼻舌身意），并且非常猛利敏感，其程度超过诸天；一切世界，应受生处，见闻无碍，具有求生的快速自在之力。

12、中阴身的“染净、圣凡”：中阴身有染有净；染污者投生六道之中，清净者则超凡入圣。

（《大正藏》第44卷618、619页）

《大乘显识经》卷下云：

识弃故身，新身未受，当尔之时，识作何相？佛告大药王子言：譬如人影，现于水中，无质可取；手足面目及诸形状，与人无异。体质事业，影中皆无。无冷无热及与诸触，亦无疲乏、肉段诸大，无言声、身声、苦乐之声。识弃故身，新身未受，相亦如是。（《大正藏》第12卷185页中）

中阴身是连接前后生的中间环节，由前生惑业决定后生处所，因果相招，法尔如是。因此论文云“阴境若现前，瞥尔随他去”。“他”是谁呢？并非别人，还是自己的“见思烦恼”的业因所感之果。以未证得无生法忍，于生死分上，不能自在主宰。如佛

经云：“世间一切法，唯因果无人”（无人即无我，无自在主宰力）。《楞严经》卷八云：“临命终时，未捨暖触，一生善恶，俱时顿现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8卷143页中）人当临命终时，于脑海中，会将平生经历、所作所为的一切善恶好丑事情，势如潮涌一般地一时浮现，即使为时短促，也会历历分明。回忆到善事好事，心则愉悦，身则安隐；回忆到恶事丑事，心则忧戚，身则痛苦。还有前生所造善恶诸业，若报缘时到，此时也会显现。如论文云：“中阴身境，即临命终时，现身及历劫，善恶业力所现之境。此境一现，眨眼之间，随其猛烈之善恶业力，便去受生于善恶道中，一毫不能自作主宰。”

“如人负债，强者先牵；心绪多端，重处偏坠”，正是说明业强报先、心随业往而不由自主。这十六字，见唐·灵佑禅师（771-835）《汾山警策》文。灵佑禅师警示出家为僧者曰：

一朝卧疾在床，众苦萦缠逼迫。晓夕思忖，心里恟惶，前路茫茫，未知何往。从兹始知悔过，临渴掘井奚为？自恨早不预修，年晚多诸过咎，临行挥霍，怕怖惶惶。穀（hǔ）穿雀飞，识心随业。如人负债，强者先牵；心绪多端，重处偏坠。无常杀鬼，念念不停；命不可延，时不可待！（《卍续藏经》第63卷244页）

“穀穿雀飞”者，如《大智度论》云：“鸟来入瓶中，以穀掩瓶口，穀穿鸟飞去，识神随业走。”以瓶喻四大之色身，穀喻呼吸、暖、六识之命根，鸟喻七八识之识神。识神即是识心，乘前生的善恶业而来受报，如鸟雀入瓶；为业所系，如罗穀掩盖。一期报终，随业又去，如“穀穿雀飞”。去必逐业，故曰“识神随业走”。由业绳系于识心，滞于色身之瓶中，而于六道往还。业绳未断，若善业甚少而恶业多故，乍生人天而常沦三途（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）。倘能断除了见思烦恼，则瓶破绳断，长往不返。是即证无学果得阿罗汉，方名瓶破；业尽情空，不受后有，名

为长往不返。

又复应知：“心绪多端，重处偏坠”，是说现在的一念心力；“如人负债，强者先牵”，是说过去所造业力。业力纵然强大，如果临终之际的一念心力，倘能超胜于业力，凭这一念殷重的心力，对受生处是可以起到决定作用的。如梦东（彻悟）禅师云：

吾人生死关头，惟二种力：一者，心绪多端，重处偏坠，此心力也；二者，如人负债，强者先牵，此业力也。业力最大，心力尤大。以业无自性，全依于心。心能造业，心能转业。故心力惟重，业力惟强，乃能牵生。若以重心而修净业，净业则强。心重业强，惟西方是趋。则他日报终命尽，定往西方，不生余处矣。（《卍续藏经》第62卷336页上）

吾人洞明此理，即应以殷重心，专修净业，则净业必强；心重业强，命终定生净土。若平素存心，旁骛余业，不以净业为重，则“无常杀鬼”，一旦到来，中阴境界现前，便不由汝做得主宰了；“自恨早不预修”，悔之晚矣！

《正法念处经》卷第三十四说中阴身投生时种种情形。其中，人死又托生人的情形如次：

若人中死，还生人中，有何等相？云何希望？其人死时，若生人中，则有相现，云何希望？若生人中，于临终时，见如是相：见大石山，犹如影相，在其身上。尔时其人，作如是念：此山或当堕我身上，是故动手欲遮此山。兄弟亲里见之，谓为触于虚空。既见此已，又见此山，犹如白氈（dié：细棉布），即升此氈，乃见赤氈，次第临终。复见光明，以少习故，临终迷乱，见一切色，如梦所见。以心迷故，见其父母，爱欲和合，见之生念，而起颠倒。若男子生，自见其身，与母交会，谓父妨碍；若女人生，自见其身，与父交会，谓母妨碍。当于尔时，中阴则坏，生阴识起，次第缘



生,如印所印,印坏文成,是名人中命终还生人中。(《大正藏》第17卷200页下)

参禅但仗自力,即使到了大彻大悟地步,犹须历境炼心,以冀断惑证真。如莲池大师曰:

古人大彻大悟,参学事毕,且于水边林下,长养圣胎,不惜口头生醭(bú,旧读pú:醋、酱油等表面上长的白霉)。龙天推出,方乃为人(住持道场,为人说法)。故辞法席者,愿生生居学地,而自锻炼。(《竹窗三笔·己事办方可为人》,台北·佛陀基金教育会·1994年版164页)

论文所举“五祖戒”、“草堂清”,都是北宋及南宋时期著名的大禅师,有确证验知其身后。

五祖,山名,在湖北蕲(qí)州(蕲春县),禅师讳师戒(?-1035),陕西人,嗣法于双泉师宽禅师,为云门文偃禅师的再传弟子。师住持五祖山寺道场,龙象海会,丕振祖道。晚年,师告老退院,云游至江西高安大愚,倚杖谈笑而化。东坡居士苏轼,自言是师戒禅师的转世,以其言凿凿,海内丛林皆知,传为佳话。《居士分灯录》(上下两卷,明·朱时恩辑)卷下记述:

苏子瞻,眉山人,名轼,号东坡。初,母程氏方娠,梦一僧至门,瘠而眇(miǎo:瞎了一只眼睛)。后,弟辙官高安(江西省),时真净(克)文、圣寿(省)聪,时时相过从。一夕,三人同梦迎五祖(师)戒;俄而轼至。(三人)理梦事,轼曰:“某年七八岁,尝梦身是僧,往来陕西。”真净(克文禅师)曰:“(师)戒禅师,陕西人也。”(师戒禅师)暮年,弃五祖(离去五祖山道场)来游高安,终于大愚,逆数盖五十年;而轼时年四十九(师戒禅师圆寂之次年,苏轼出生)。又,(师)戒,眇一目。乃悟苏轼前身即(师)戒和尚云。(《卮续藏经》第86卷596、597页)

善清禅师(1057-1142),号草堂,宝昌(广东南雄)人,俗姓何。30岁时参黄龙死心悟新禅师

(1044-1115),契悟,嗣其法。闻见淹博,机辩绝伦,辅弼心公20余年。宋·政和年间(1111-1118),心公圆寂,师继其席。久之,复迁泐潭(江西靖安),学侣海会,门庭雍肃,世推诸山之冠。以宋·绍兴十二年(1142)入寂,寿86。有曾姓家为施主,奉师至殷。是日,曾公在书房,忽见禅师进来,未及相语,迳入内室。方疑讶间,婢由内趋出报曰:“且喜夫人诞子。”曾公急遣人往寺探视,回报曰:“禅师甫寂。”正当其进来时也。曾公信知子为禅师后身。聪慧异常,18岁中进士,官至鲁国公。

又,关于禅师的身后,如莲池大师云:

赞西方者,记戒禅师后身为苏子瞻,清草堂后身为曾鲁公,逊长老后身为李侍郎,南庵主后身为陈忠肃,知藏某后身为张文定,严首座后身为王龟龄。其次,则乘禅师为韩氏子,敬寺僧为岐王子。又其次,善旻为董司户女,海印为朱防御女。又甚而雁荡僧为秦氏子桧,居权要,造诸恶(背宋通金,害死岳飞)。此数公者,向使精求净土,则焉有此?

愚谓大愿大力,如灵树生生为僧。而云门(文偃禅师)三作国王,遂失神通。百世而下,如云门(文偃)者能几?况灵树乎!为常人,为女人,为恶人,则展转下劣矣!即为诸名臣,亦非计之得也。甚哉!西方之不可不生也。(《竹窗二笔》,台北·佛陀基金教育会·1994年版120页)

1930年春,印光法师致信与五台山广慧和尚,说明未断见思惑,不能出离生死而复不修持净土法门的危害。今谨敬录如次,俾同与读者大众共餐真实语、真诚语、真心语、真要语的法味。印光法师说:

参禅一事,非小根行人所做得得到。即做到大彻大悟地位,而烦恼未能断尽,生死仍旧莫出。现在人且勿论,即如宋之五祖戒(原注:五祖,寺名。师戒禅师住五祖寺,故名五祖戒)、草堂清、

真如喆(zhé),其所悟处,名震海内。而五祖戒后身为苏东坡。东坡聪明盖世,而不拘小节,妓馆淫坊,亦常出入。可知五祖戒悟处虽高,尚未证得初果之道(初果梵称须陀洹,华言预流,预入圣流之意,是为断了见惑的圣者——印注),以初果得“道共戒”,任运不犯戒(原注:任运者,自然而然也)。未证初果者,要常常觉照,方可不犯。初果则自然而然不至犯戒。如耕地,凡所耕处,虫离四寸,道力使然。若不出家,亦复娶妻。而虽以要命之威力胁之令行邪淫,宁肯舍命,终不依从。东坡既曾出入淫坊,则知五祖戒尚未得初果之道力,说什么了生死乎?

真如(慕)喆后身,生大富贵处,一生多受忧苦。既知其生大富贵处,又不明指为谁者,得非宋之钦宗(赵桓)乎?金兵相逼,徽宗(赵佶)禅(原注:音缮,传也)位于太子,始末二年,遂被金兵掳徽钦二宗去,均向金称臣,死于五国城(黑龙江省依兰县)。以真如喆之悟处,生于皇宫之大富贵处;此之富贵,也是虚名,一生多受忧苦,乃是实事。以大国皇帝,被金掳去为金臣,可怜到万分了。

草堂(善)清后身,作曾公亮,五十岁拜相,封鲁国公。然于佛法,亦甚疏远,未及(苏)东坡之通畅矣。

海印(超)信,亦宋时宗门大老,常受朱防御(原注:防御,武官名)家供养。一日,朱家见信老入内室,适生一女,令人往海印寺探,则信即于女生时圆寂。此事杭州全城皆知。至女满月之日,圆照(宗)本禅师,往朱防御家,令将女儿抱来,女儿一见圆照即笑。圆照呼曰:“信长老,错了也!”女孩遂一恸(大哭)而绝。死虽死矣,还要受生,但不知又生何处。

秦桧,前生乃雁荡山僧。以前生之修持,为宋朝之宰相,受金人之贿赂,事事均为金人谋,杀金

人所怕之岳飞。凡不与伊同谋者,或贬谪,或诛戮。卒至(秦桧自身)死后,永堕地狱,百姓恨无由消,遂以面作两条(原注:秦桧与其夫人)共炸而食之,名为“油炸桧”。又铸铁像,跪于岳坟前,凡拜岳坟者,皆持木板痛打,又向其头其身尿以泄恨。后有姓秦的,作浙江巡抚,谓铁人于岳坟前被人尿,污秽岳坟,投之西湖,俾岳坟常得清净。自后西湖水臭,不堪食用。常见湖中漂几(具)死尸;及打捞去,又沉下去。因兹出示:多来船舫,围而打捞之。则是铁铸之秦桧,与其夫人,并金兀术(或为万俟卨 mò qí xiè)。知其罪业深重,仍令安置坟前,被人打尿。光于民国十年(1921),至岳坟,仍旧尿得污皂不堪。

夫以五祖戒、草堂清、真如喆之道德,尚不能了生死。而为大文宗(苏东坡)、为宰相(曾鲁公),已远不如前生。至喆老为皇帝(宋钦宗),而为臣于虏庭(完颜阿骨打之金国,都于黑龙江之阿城),则可怜极矣!秦桧之结果,令人胆寒而心痛,以至多年禅定工夫,后世得为宰相,一被金人之贿赂所迷,直成香臭、好歹、忠奸不知之痴呆汉。乃至打尿其像,炸食其身,千百年来,尚无更改。

参禅人以宗自雄,不肯仗佛力以了生死者,倘一念及此结果,能不自反曰:仗自力与仗佛力,相差悬远,曷若专修净业,以祈现生了脱之为愈乎?宋朝大名鼎鼎之宗匠,来生尚退步于前生,再一来生,又不知作何行状乎?!(《印光法师文钞·续编》,大乘精舍 1988 版 264-266 页)

天台山无愠禅师(明初时人)述《山庵杂录》记末山和义断崖事,如前已引述(参见《法音》2011 年第 2 期第 36 页),又记江西绝学诚公座下一位年轻人的事迹云:

江西绝学诚公,山居不出世,座下有七人结盟习禅。一人年最少,超然有得。诚公验以“三关

语”，其答如鼓应桴(fú)。不幸早逝，生山下民家，父母俱有梦。甫五岁，命读书，吾伊上口，不烦师训；又能析(xī)其义。一日，其父携入山见诚公，公问：“汝前生答我三转语，记得否？”进云：“试举看。”既举，乃点首云：“是我语。”诚公嘱其父善保养之。他寺僧因厚贿其家，求为弟子，使习鱼山梵呗。自此赴檀家请，多得囍施，骄奢心动，世俗不法事(酒、肉、女人)无不为之。

诚公因立三种大愿励学者。大凡参禅人，于静定中，得个欢喜处，乃尘劳乍息，慧光少现，然未可以为究竟也。何则？盖八识田中，无明根本尚在。喻如石压草，去石再生无疑矣！后人其预戒之。(《卮续藏经》第87卷114页)

前所引述莲池大师《竹窗二笔》中关于“后身”一文，文中有“严首座后身为王龟龄”一事，此事的地点，是在浙江天台山、石梁飞瀑处的中方广寺，一般称呼石梁桥或石桥。1991年至1994年，传印挂单于下方广寺，与此处紧相毗连；出门便观飞瀑，昼夜听落水轰訇。这里(中方广寺)便是王龟龄的前身——严首座(名处严，字伯威)居住处。清·康熙五十六年(1717)，台州知府张联元(号觉庵)编纂《天台山志》，记载此事甚详。

王龟龄(1112-1171)，宋·乐清人，名十朋，龟龄是其字，号曰梅溪。南宋高宗时，应试廷对第一名。为官则历知饶、夔、湖、泉诸州，颇多善政。仕至太子詹事、龙图阁学士。著有《梅溪集》、《春秋尚书、论语解》等书。(《中国古典文学辞典》·木铎版99页)

《天台山志》记云：

王十朋(龟龄)自记人说生前事：予少时，有乡僧每见予，必谓曰：“此郎严伯威后身也。”予不晓所谓。既而访诸叔父宝印大师，叔父曰：“严闾黎，名处严，字伯威，汝祖母贾之兄、吾之舅氏，且法门之师也。博学善诗文，戒行修饬，声誉

江浙间，为士俗所推重。汝父母既以无子为忧，祷求甚力。至政和壬辰(宋徽宗年号，公元1112年)之正月，吾师(处严首座)卒。汝祖一夕梦吾师至家，手集众花，结成一大毬字，奉汝祖而遗之曰：‘孝祖君家求此久矣，是以吾来。’忽不见。是月汝母有娠，至十月而汝生。吾师眉浓黑而垂，目深而神藏；儿时能诵千言，喜作诗。人以汝眉目及趣好类之，且符所梦。”

予初从学鹿岩，人有指吾眉垂目藏而靳(jìn，戏而相愧曰靳)之者。表丈贾元达曰：“此子眉目类吾伯严闾黎，他日能文，未可知也。”然严闾黎智慧名德卓卓如许，纵未脱轮回，当复生人世为大善知识。胡为于灭度之后，钟成迂愚鲁钝之性，现此穷薄困苦之相耶？

予尝写字作文贻宝印(法师)叔父，叔父曰：“人言汝，吾师也。文仅似之，字乃尔不同耶？”严闾黎尤工笔札，予最不善书故也。绍兴庚午(南宋高宗年号，公元1150年，王十朋38岁)七月二十日，因作文写字，两俱不佳，愧而曰：“严闾黎汝前生食蔬何多智，今生食肉何许愚也？”用记之。

又《台郡志》记载：

王十朋自云，尝梦游至一处，见峰峦秀异，林木阴邃，有僧往来其间。旁有石桥，予立桥畔，见一碑，读之。僧曰：“公前身所书也。”叩其何人？曰：“严首座也。”绍兴中，十朋道经石桥寺，寺僧先梦迎严和尚，诘旦而十朋至。十朋览其山水，一如梦中所见。因题诗曰：

石桥未到已先知，入眼端如入梦时；  
僧唤我为严首座，前身曾写此桥碑。

(摘录自《天台山志》卷十)

莲池大师曰：

愚闻之古德云：“士大夫英敏过人者，多自僧中来。”然尝疑之：迷而不返者什九，不负宿因者

什一。其故何也？五浊恶世，多诸退缘，贤者所难免也。故戒禅师后身为东坡，清禅师后身为曾鲁公，喆禅师后身耽富贵、多忧苦。夫东坡最为亲近法门，而曾公已之不及，及彼喆老之后身（宋钦宗）其迷抑又甚矣。古今知识，所以劝人舍五浊而求净土也。然则，（东晋）刘遗民而下，诸君子所得，不既多乎？！（《居士分灯录》卷下；《正续藏经》第86卷597页下）

莲池大师又云：

古云：“声闻尚昧出胎，菩萨犹昏隔阴。”予初疑声闻（第四果阿罗汉）已具六通，菩萨双修定慧（别教住、行、向三十心菩萨），何由昏昧均未能免？及考之自己，稽之他人，昨宵之事，平旦忽尔茫然，况隔阴乎！乍迁一房，夜起不知南北，况出胎乎！彼诸贤圣之昏昧，盖暂昏而即明，俄昧而旋觉者也。而我等凡夫，则终于昏昧而不自知也。

舍身受身，利害有如此者。为今之计，直须坚凝正心，毋使刹那失照，而复恳苦虔诚，求生净土。生净土，则昏昧不足虑矣！既放其心，复拨净土，危乎哉！（《竹窗二笔·出胎隔阴之迷》，台北·佛陀基金教育会·1994版147页）

如前所释，“阴境若现前”的阴境，是“中阴身境”，而非“五阴魔境”。有的人不明白怎么叫作“禅”、怎么叫作“有禅”，所以，不能正确理解《四料简》的意义，信口开河，把“阴境”说为“五阴魔境”，不仅自误，抑且误人，被论主——印光法师批评为“胡说巴道”。五阴，即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有的人“不知教理，不明自心，盲修瞎练”，被阴所迷；色等五阴各有十种阴魔，总成“五十种阴魔”，著魔发狂，成为“增上慢”的地狱种子。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的“有禅”之人，绝无是事。《楞严经》卷九，佛言：“然彼诸魔，虽有大怒，彼尘劳内，汝妙觉中，如风吹光，如刀断水，了不相触。汝如沸浪，彼如坚冰，

暖气渐邻，不日销陨。”（《大正藏》第19卷147页中）

“增上慢”者，于“增上”法，未得谓得，名之曰“慢”。增上法者，谓超越于“凡夫法”以上的“圣人法”。凡夫法为有漏的人间法（五伦、八德等），圣人法为无漏的圣道法（四谛、八正道等）。修行人如果不达教理亦未明心，得小轻安，便错认消息，以为究竟，生大我慢，说大妄语，著魔发狂，自误误人，同堕地狱。如《楞严经》卷九说：

又彼定中诸善男子，见色阴销，受阴明白<sup>[1]</sup>。自谓已足，忽有无端大我慢<sup>[2]</sup>起。如是乃至慢与过慢，及慢过慢，或增上慢，或卑劣慢，一时俱发。心中尚轻十方如来，何况下位声闻、缘觉！此名见胜（成慢），无慧自救。悟则无咎，非为圣证。若作圣解，则有一分大我慢魔，入其心腑，不礼塔庙，摧毁经像。谓檀越言：“此是金铜，或是土木；经是树叶（贝多罗树叶），或是氎华；肉身真常，不自恭敬，却崇土木，实为颠倒。”其深信者，从其毁碎，埋弃地中，贻误众生，入无间狱。（《大正藏》第19卷148页下）（待续）

### 【注 释】

[1]见色阴销，受阴明白：于观行定中，剥去一层色碍境界，露出一种虚明境界。（蕅益《楞严文句》）

[2]恃己凌他，名大我慢。同德相傲，名慢。于同争胜，名为过慢。于胜争胜，名慢过慢。未得谓得，名增上慢。以劣自矜，名卑劣慢。不礼塔庙等，即是邪慢。共名七慢。（蕅益《楞严文句》）

